

### 北极圈中的岛

顾雨露

Lofoten 群岛,是整个北欧行程中我最期待的部分。它位于北极圈内,虽然我们9月前往,仍有概率见到极光;非热门景点,一般前往的都是爱折腾的驴友,多数为摄影、登山或者钓鱼而来。

群岛最适合自驾游,从 Bodo 口岸进入岛内的驴友大多在 Bodo 租车,通过轮船一起进入岛内。三人中唯一有国际驾照的我是驾龄才半年的小司机,不敢贸然尝试山路。因此,我们打算搭乘岛内班次少得可怜的公交车穿梭。

小城市 Bodo 是通往 Lofoten 岛的口岸,我们乘坐清晨的航班从 Bergen 飞往 Bodo,在阳光下等待下午 4:30 出发的巨轮。虽然在挪威北部,却比前几天在挪威历经的地方都要更暖和。

船开得很慢,晃悠悠,在下了几盘国际象棋后我很快入睡了。临近岛时,我和朋友打算活动活动,才发现这艘大船有观景的甲板。走到甲板,惊呆了。正值夕阳,粉色的天空倒映在大海,融为一体,连大船的袅袅炊烟也变得诗意。悔恨自己疏忽大意,没早些发现甲板,幸而并未错过这最美的风景。

Lofoten 群岛不小,南北总长有 300 多公里,在船上,岛就像一个庞然大物阻隔在前方。船缓缓驶进港口,我们终于到了。

英语不太好但车技太溜(一边写字一边高速行驶)的挪威老头开计程车载我们到住所小屋。当晚天晴,一放行李,我们就在居住的 Sakrisoya 岛夜拍。天期待天亮了,夜幕中的山在次日阳光的照射下会是什么样的呢?

第二天的原定计划是登上 Reine 镇旁的 Reinebringen 山,山顶是全岛景色最美的地方,虽没有成形道路且险峻,但攀登上去的人没有一个不惊叹的。

快出门时,房东告诉我们 Reinebringen 因为房屋毁坏封山了。尽管非常扫兴,我们不得不改变线路,转而去群岛最南的奥镇。在公路旁边向庞大身躯的大巴招手,大巴驶至 Reine 镇时,全车所有驴友都跳下了大巴车,我们抱着山重新开放的想法,跳下车一探究竟。这时,大巴车一言不合地开走了。Reinebringen 依旧封山,而下一班去奥镇的大巴车还有好几个小时。

我建议,搭顺风车吧。一辆红色小轿车正打算驶出 Reine 镇,顾不得思考,我比出了搭乘顺风车的标志,小车驾驶座的窗户慢慢摇下来,一个欧洲男人坐在驾驶座,旁边坐着一个青涩的男孩。我们交谈了起来,他们打算去北边的山 hiking,我们看地图规划,却发现我们怎么也同路,正打算祝福他们 have a nice day 时,男人说:好!我们一起去奥镇吧!突如其来惊喜,第一次搭顺风车就收获如此好的运气。

把我们的背包安置在后备箱后,车主让我们跳上后座。原本准备向北的父子载着三个陌生中国女孩驶向最南端。父子是奥地利人,聊天中可以听出爸爸绝对是资深驴友,他和蔼又不拘谨,真是一位令人温暖的车主。

很快,奥镇到了!穿梭过一段红果子树的人行道,岩石和大海出现了。兴奋极了的我们海边岩石的这端跳到那端,拥抱大海,当然也被湿漉漉的草地和稀泥溅得湿透了鞋底。岩石两侧的大海性格截然不同,一边凶猛一边宁静,而岩石原住民五颜六色的贝壳们才不管这些,安静地趴在岩石上呼吸。最南端,岛与海的分界,无论相对于岛还是海,人类总是渺小的,现在我是岛的一部分,也是自然的一部分。

玩够了,我们到镇上,买一些吃的和明信片,坐在咖啡馆,品尝午餐并写明信片。给我父母寄去一张暖色调的明信片,表达感恩,给我荷兰的住所寄去一张极光明明信片,背后写下我如今在思考的一些命题。用餐完毕,就开始下雨。和好心的奥地利父子早已分别,我们不得不另谋出路离开奥镇。此时距离下班公交车还有三个小时。我们再次尝试搭车,然而再也没有了之前的运气,得到的回答都是无奈的神情和“we're full”。垂头丧气的我们不再尝试,只能躲在公交车等待室里躲雨,在百无聊赖和感叹时光浪费中度过了下午时光。

终于,巴士来了,天也开始放晴。回到旅馆旁,我们直奔岛上最好吃的店,一人一只鱼饼汉堡,对美食特别热爱的我习惯用味觉承载对一个地方或一个人的美好记忆,鱼饼汉堡是 Lofoten 的缩影。鱼饼本身和多数挪威菜一样过咸,但夹着面包吃,味道就正正好好了。

有人说,时光很美,美得让人梦里也想留住她,其实,美的并非时光,只是遇见了你才会有最美好的时光;有人说,风景很美,美得恍若人间仙境,其实,美的不是风景,而是风景里有了你的背影才有眼前最美丽的风光;有人说,聆听很美,美得仿佛在声音的海洋里徜徉,其实,美的不是声音,而是声音里有你的吟诵才有今生最动人的聆听。感恩与你一起步入浪漫的春、夏、秋、冬。

美 张勤龙

从地铁口出来,便见到了三三两两的黄牛,拿了票,买进也卖出。东艺渐近,黄牛更是密了。一场朗诵会,会有人喜欢,但是有黄牛站桩,稍稍有点意外的。进入剧场,看到青年男女不少,听得后排在显摆自己和黄牛讨价还价的谈判水平。

演出结束后我问朗诵会的总策划朱烁渊,可知场外有黄牛?我也问了好几位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他们当天下午便到了东艺走台,已然“白天不知夜的黑”,不知道黄牛闻风而动。我们对黄牛的态度常常不坚定的,甚而暧昧。到黄牛手里去高价买票,棘手啊;但是一场演出,对于主办方来说,这也不管是一个演出是否成功是否有市场的衡器。那天晚上,我看出朱老师和几位艺术家对有黄牛出没的意外还有几分得意。

因为这只是一场很简洁的朗诵晚会,没有华丽的背景,没有喧嚣的音乐,只有古诗词和现代诗在东艺音乐厅弥漫,还有钢琴琵琶弹。以“秋·思”为主题,凝聚了一个晚上气韵。当然名家是少不了的。濮存昕从北京专为“秋思”而来,还有上海二十几位舞台、语言表演艺术家。那么多艺术家在同一个晚上集合在东艺舞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请八个十个寻常朋友吃饭都是很难凑齐,更何况艺术家们各自档期都很密集。据说朗诵会主办方第一次发出“约会”信号,还是在今年初春。我也策划组织过一些小型活动,我知道这期间一定经历过很多周折,不到朗诵会开场,主办者的心是放不下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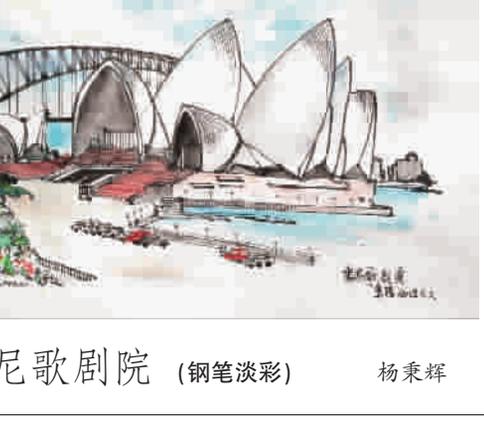
当然,观众来,不是来为主办者辛苦点赞的。只有演出成功了,所有的辛苦才能成为观众的美谈。于是,我在估摸观众在两个半小时里屏息静气的理由。我也是观众,我感到了观众是把那一晚的朗诵当作艺术。在现场,透过艺术家的语言表演气息,能够充分感受到朗诵的流派风格各异,或者自然,或者婉约,或者豪放。不露声色而有张力,抑扬顿挫恰收放自如。

朗诵不只是诗词文章的陪衬,朗诵从来就是一门艺术。这大约是和近年来风尚朗诵有关。以前好像谁都可以拎起一首诗读一遍就叫做朗诵的。随着朗读之风渐起,学朗读像唱卡拉 OK,几乎没有门槛,但

是听过艺术家的朗读,便知道朗读艺术,也就是像男高音女高音,也就是像小提琴钢琴,都是有童子功,都是有经年累月的专业学习的。那天晚上,在姚锡娟朗诵梁实秋的《中年》时,轻松而带俏皮,很难想象这已经是一位 77 岁的老艺术家,台下观众在喝彩之余,想到了她为“幸子”和“小鹿纯子”配音时的风华正茂。这艺术的功底,只能欣赏,乃至敬畏。

于是,青年起风追朗诵,黄牛闻风追青年。黄牛是赚了钱的。主办方是否也赚钱?我想来想去,这一台晚会很难赚钱,很可能是亏本的。我私底下问了朱烁渊老师,也证明了我们的猜测。他是总策划,也是出品人,一笔账都在心里记着。朱老师说,你猜对了。一笑而过。

方式或者说题材的选择,基本都是身边的这些人或事,很鲜活,很现代,很生活。所以我们走到观众中去不是偶然的。我们跟观众们的交流几乎就像邻居一样,他们会一会儿拉一下你,一会儿拍一下你,一会儿要跟你拍一个照,都像朋友一样了。上海国际艺术节有一个特别之处是,除了剧场,还要求每个剧团、每个剧组自觉下基层,去贴近老百姓,去服务那些不方便到剧场来看的群众。我想



悉尼歌剧院 (钢笔淡彩) 杨秉辉

我们跟观众的交流几乎就像邻居一样,就是这样走到观众中去。问:《邓世昌》这部跟跟沪剧的传统风格不太一样,第一次在上海国际艺术节演出之前,您有没有什么顾虑?茅善玉:其实没什么顾虑。沪剧是一个年轻的剧种,因为它年轻,于是它有勇气,愿意去变,去创新,去开拓。沪剧的新求求变是一贯的。《邓世昌》这个主题在上世纪 60 年代已经演过了,叫《甲午海战》。前头有榜样,我们再做的时候没觉得很大不一样。沪剧是跟着时代走的,是跟着城市一起进步的,它是很当下的一种审美。

问:您今年要在艺术节上演的《敦煌女儿》是不是也有相同之处?2013 年的时候有过一部。茅善玉:对,今年的《敦煌女儿》是艺术节的委约作品。这是一部现实题材,一部很当下的戏。2013 年我们演了,有点不满足,于是就同一个人物、同一个主题,几乎推倒重来。一个艺术作品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静下心来不断打磨。重新打造后,几乎没什么地方是一样的。沪剧是上海的本土文化,希望能够代表上海的城市文化,我们对自己是有所要求的。

问:您和沪剧团经常深入基层演出,就在离观众只有两三米的环境里?茅善玉:沪剧本来就是亲民的,表现的方式

问: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把沪剧艺术推广给更多的人,特别是沪语区

问: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这样的平台,把沪剧艺术推广给更多的人,特别是沪语区

吴冠中先生有一段惊世骇俗的名言:“三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此言一出,争议声四起。鲁迅是文学家,齐白石是画家,是否可以拿来比较呢?很多人觉得不可以,而在吴冠中先生,就没有这种顾虑。他说:“齐白石画得很好,我也很喜欢,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要软得多。”

如果了解吴冠中先生生平,你就会知道,吴冠中一直想成为鲁迅这样的文学家。他说下辈子不想当画家:“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

在吴冠中的心中,一直有着一个文学梦,文学梦没有达成,但也没有就此沉沦,而是潜伏下来,在另一种艺术中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在某种程度上,吴冠中是将点线面当成文字来处理的。白砖黑瓦的吴冠中点线面,一如鲁迅文字的瘦硬。他画过《野草》,画过《鲁迅诗意图》和《鲁迅的故乡》,鲁迅,就是他的灵魂,是他的精神之父。

鲁迅的脊梁在支撑着他的信念。你看他的画,虽然题材是江南的建筑风景,可是却一点都不平淡冲和,你分明从他写意的画面中看到他的骨头,他内心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次上饭店吃饭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一段心酸的回忆。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的匮乏,口粮吃不饱,我们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顿米饭。有一天,父亲不知怎么打听到曹杨饭店有饭吃,可是限定每人一客,只能堂吃,不能带出。母亲立即让父亲带上我快去看看,如能真的吃上一顿米饭,那有多好啊!

当我和父亲兴冲冲地赶到那里,已经有很多人排队了。曹杨饭店门面不大,饭堂里有十几张方台面的桌子。当我们排了很长时间开始买票时,已过黄昏。在买票快要轮到到我们前几个人时,父亲把我塞到前面人的队伍里,那时我还小,大人们看到也不阻拦,我买了票后,再回到父亲队伍里,与父亲一起再买了票。这样,我们父女两人共买了 3 份的饭票。那年我 10 岁,稍懂人事,知道这份饭是带回给母亲吃的,别提有多高兴。

买好了饭票,就去另一个窗口领饭。这是一碗 2 两左右的糯米饭,饭很硬,上面有几张卷心菜的叶子,三片冬瓜和几片胡萝卜,没有油水,称为“盖浇饭”。但这样的一碗饭,在我们眼里也成了“山珍海味”,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坐下来默默地吃饭,整个饭厅的空气是沉闷的。父亲趁监视人员不注意,快速地把另一碗倒进了事先带来的一个搪瓷茶杯里,再藏在衣服里面。但吃完从一个门出去,没能混得出去,他们质问,父亲低声喃喃地说:“小孩的母亲讲好了要来的……”我也着急地恳求,但还是被夺走了。工作人员后来把杯子和一碗饭的钱退给了我们。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踏进那家饭店。

茅善玉:是,我们除了在上海演出,还经常巡回演出,特别是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此外,我们跟教委合作进校园,让年轻学子们从小就知道上海有个沪剧,是我们的本土文化。播下一颗种子,慢慢它会生根发芽的。

问:您觉得艺术节这个平台怎么样?今年是艺术节第 20 个年头,也是改革开放 40 年。您是上海艺术家,请问您对“2040,大家回家”这句话怎样理解?茅善玉:艺术节是上海的一个文化品牌。一座城市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原创性的文化,就有生命力和内涵。有节和没节不一样。这个“大家”确实是两层意思。我想如果艺术大家心里没有大家,没有老百姓,那就是孤家寡人。如果只有了大家,而没有艺术家,那也会缺少引领。所以这两个大家都需要,所以,2040,大家回家。(史佳林 整理)

问:您觉得艺术节这个平台怎么样?茅善玉:艺术节是上海的一个文化品牌。一座城市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原创性的文化,就有生命力和内涵。有节和没节不一样。这个“大家”确实是两层意思。我想如果艺术大家心里没有大家,没有老百姓,那就是孤家寡人。如果只有了大家,而没有艺术家,那也会缺少引领。所以这两个大家都需要,所以,2040,大家回家。(史佳林 整理)

吴冠中先生有一段惊世骇俗的名言:“三百个齐白石,比不上一个鲁迅!”此言一出,争议声四起。鲁迅是文学家,齐白石是画家,是否可以拿来比较呢?很多人觉得不可以,而在吴冠中先生,就没有这种顾虑。他说:“齐白石画得很好,我也很喜欢,但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需要鲁迅。少一个鲁迅,中国的脊梁要软得多。”

如果了解吴冠中先生生平,你就会知道,吴冠中一直想成为鲁迅这样的文学家。他说下辈子不想当画家:“我不该学丹青,我该学文学,成为鲁迅那样的文学家。从这个角度来说,是丹青负我。”

在吴冠中的心中,一直有着一个文学梦,文学梦没有达成,但也没有就此沉沦,而是潜伏下来,在另一种艺术中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在某种程度上,吴冠中是将点线面当成文字来处理的。白砖黑瓦的吴冠中点线面,一如鲁迅文字的瘦硬。他画过《野草》,画过《鲁迅诗意图》和《鲁迅的故乡》,鲁迅,就是他的灵魂,是他的精神之父。

鲁迅的脊梁在支撑着他的信念。你看他的画,虽然题材是江南的建筑风景,可是却一点都不平淡冲和,你分明从他写意的画面中看到他的骨头,他内心的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有一次上饭店吃饭的经历,给我留下了一段心酸的回忆。那是上世纪 60 年代初,我国的粮食供应十分的匮乏,口粮吃不饱,我们一家人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吃上一顿米饭。有一天,父亲不知怎么打听到曹杨饭店有饭吃,可是限定每人一客,只能堂吃,不能带出。母亲立即让父亲带上我快去看看,如能真的吃上一顿米饭,那有多好啊!

当我和父亲兴冲冲地赶到那里,已经有很多人排队了。曹杨饭店门面不大,饭堂里有十几张方台面的桌子。当我们排了很长时间开始买票时,已过黄昏。在买票快要轮到到我们前几个人时,父亲把我塞到前面人的队伍里,那时我还小,大人们看到也不阻拦,我买了票后,再回到父亲队伍里,与父亲一起再买了票。这样,我们父女两人共买了 3 份的饭票。那年我 10 岁,稍懂人事,知道这份饭是带回给母亲吃的,别提有多高兴。

买好了饭票,就去另一个窗口领饭。这是一碗 2 两左右的糯米饭,饭很硬,上面有几张卷心菜的叶子,三片冬瓜和几片胡萝卜,没有油水,称为“盖浇饭”。但这样的一碗饭,在我们眼里也成了“山珍海味”,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我们坐下来默默地吃饭,整个饭厅的空气是沉闷的。父亲趁监视人员不注意,快速地把另一碗倒进了事先带来的一个搪瓷茶杯里,再藏在衣服里面。但吃完从一个门出去,没能混得出去,他们质问,父亲低声喃喃地说:“小孩的母亲讲好了要来的……”我也着急地恳求,但还是被夺走了。工作人员后来把杯子和一碗饭的钱退给了我们。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踏进那家饭店。

茅善玉:是,我们除了在上海演出,还经常巡回演出,特别是江苏、浙江,这些地方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此外,我们跟教委合作进校园,让年轻学子们从小就知道上海有个沪剧,是我们的本土文化。播下一颗种子,慢慢它会生根发芽的。

问:您觉得艺术节这个平台怎么样?今年是艺术节第 20 个年头,也是改革开放 40 年。您是上海艺术家,请问您对“2040,大家回家”这句话怎样理解?茅善玉:艺术节是上海的一个文化品牌。一座城市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原创性的文化,就有生命力和内涵。有节和没节不一样。这个“大家”确实是两层意思。我想如果艺术大家心里没有大家,没有老百姓,那就是孤家寡人。如果只有了大家,而没有艺术家,那也会缺少引领。所以这两个大家都需要,所以,2040,大家回家。(史佳林 整理)

问:您觉得艺术节这个平台怎么样?茅善玉:艺术节是上海的一个文化品牌。一座城市有自己特色的文化、原创性的文化,就有生命力和内涵。有节和没节不一样。这个“大家”确实是两层意思。我想如果艺术大家心里没有大家,没有老百姓,那就是孤家寡人。如果只有了大家,而没有艺术家,那也会缺少引领。所以这两个大家都需要,所以,2040,大家回家。(史佳林 整理)

### 困难时期的一次「堂吃」

许根妹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访谈

艺术对话 对话谭元元:从上海舞到世界,赤诚献礼故乡。 责编:郭影 明请看本栏。